

揭秘爱泼斯坦为打入特朗普内部圈子组的那些局

2016年大选前，这位性犯罪者多次邀请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与俄罗斯外交官会面，他与政商权贵的更多隐秘往来浮出水面。



2000年2月12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左），与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右2）合照。摄：Davidoff Studios/Getty Images

华尔街日报记者 Khadeeja Safdar / David Benoit

刊登于 2023-09-27

[# 美国大选](#) [# 华尔街日报](#) [# WSJ](#) [# 端传媒尊享会员](#) [# 特朗普](#) [# 端 x 华尔街日报](#)



本文原刊于《华尔街日报》，端传媒获授权转载。目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全部内容仅向付费会员开放，我们强烈推荐您[购买/升级成为“端传媒尊享会员”](#)，以低于原价 70% 的价格，畅读端传媒和《华尔街日报》全部内容。

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开始组局，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身边的人会面。他将其中一些人介绍给了他的另一个伙伴——一名俄罗斯高级外交官。

据当时与爱泼斯坦会面的人说，尽管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但爱泼斯坦在2016年就开始表示，他认为特朗普能够获胜，而且这位被定罪的性犯罪者还吹嘘他认识多少特朗普圈子里的人。

据《华尔街日报》查阅的文件显示，2016年，爱泼斯坦约了风投大鳄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房地产投资人托马斯·巴拉克(Thomas Barrack)共进午餐。当时，这两人都是特朗普竞选活动的知名资助者。

爱泼斯坦邀请蒂尔和巴拉克分别与时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维塔利·丘尔金(Vitaly Churkin)会面。丘尔金于2017年初去世，貌似死于心脏病发作。文件显示，在2015年至去世期间，他与爱泼斯坦至少约过八次会面。

《华尔街日报》查阅的这些文件包括2013年到2017年的数千页电子邮件和日程安排，其中没有提到特朗普和爱泼斯坦之间的任何会面或谈话。这些文件也没有提及其与希拉里·克林顿或其丈夫比尔·克林顿有任何约定的会面。

爱泼斯坦向来善用人脉搭桥接近权贵，在于2008年被登记为性犯罪者后的几年里，他还试图借助自己的人际关系恢复声誉。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他还曾与特朗普和比尔·克林顿交好。

文件没有说明爱泼斯坦安排与特朗普圈子里的人或那位俄罗斯大使会面的目的。甚至一些在2016年与他见过面的人也表示，他们不知道爱泼斯坦当时为什么要安排这些会面。爱泼斯坦于2019年死于狱中，当时他正在等待联邦性交易指控的审判。



2019年7月8日，爱泼斯坦 (Jeffrey Epstein) 因被指控性交易，有团体在法院外高举照片和标语抗议。摄：Stephanie Keith/Getty Images

根据文件，蒂尔从2014年开始与爱泼斯坦有过几次互动。蒂尔表示，2016年10月他与爱泼斯坦和丘尔金的会面“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

“我当时比较天真，”蒂尔在一次采访时曾说，“我没有充分考虑爱泼斯坦的目的可能是什么。”而风投公司Colony Capital创始人、特朗普的长期盟友巴拉克拒绝（对当时的会面）发表评论。

特朗普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人都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正式成员，事实上，特朗普总统禁止爱泼斯坦进入海湖庄园。”

爱泼斯坦与丘尔金的会面安排先前从未被公开报导过。《华尔街日报》无法核实爱泼斯坦日程表上的每一次会面安排是否都实际进行了。

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历时两年的调查和参议院两党联合调查发现，俄罗斯试图干预大选以助益特朗普，但两个调查都没有证实特朗普竞选团队中的任何人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这些活动。

穆勒和参议院的报告都没有提到丘尔金。俄罗斯否认干预美国大选。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人没有回应本文的置评请求。

在上世纪90年代，爱泼斯坦和特朗普曾有过面对面接触，并在社交活动上同框。两人都说他们后来闹翻了。这发生在2008年爱泼斯坦承认引诱未成年人卖淫、在佛罗里达州监狱服刑并登记为性犯罪者之前。

爱泼斯坦在2019年被捕时，特朗普说他已经大约15年没和爱泼斯坦说过话了。“我不是他的粉丝，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特朗普当时说。

爱泼斯坦曾向很多人吹嘘，他跟特朗普和比尔·克林顿都有关系，而且与两人都很熟。飞行记录显示，特朗普和克林顿都乘坐过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爱泼斯坦现已公开的曾用通讯录中包含了两人的联系方式。

2016年8月，人们尚认为特朗普胜算不大时，爱泼斯坦安排了一次与巴拉克的午餐，巴拉克当时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非正式顾问和筹款人。巴拉克后来被任命为特朗普就职典礼委员会主席。（联邦检察官曾指控巴拉克代表阿联酋游说特朗普，在2022年的审判中巴拉克被宣告无罪。）

爱泼斯坦与巴拉克先前就已相识多年，巴拉克的名字也出现在他的通讯录中。但直到2016年夏天，巴拉克的名字才出现在本报查阅的文件和日程表中。文件显示，爱泼斯坦就是在那时计划了与巴拉克、丘尔金和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等人的午餐会。

巴拉克两次出现在爱泼斯坦当年9月的日程表上，包括一个周日下午在爱泼斯坦的纽约联排别墅为一大群人安排的开放日活动。该活动的来宾名单上还有丘尔金、巴拉克和电影制片人伍迪·艾伦(Woody Ellen)。

巴拉克没有回应本文的置评请求。他先前曾告诉《华尔街日报》，他经常在纽约旅行时与爱泼斯坦会面，并在他的联排别墅与有趣的人讨论政治。伍迪·艾伦的一位发言人先前表示，他曾与妻子一起参加爱泼斯坦的社交活动。

俄罗斯外交官

丘尔金自2006年起担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他曾是政府高级发言人——先是为苏联工作，后是俄罗斯。他作为外交官曾被派去谈判波斯尼亚战争的和平协议，多年来，他在联合国一直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坚定捍卫者。

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丘尔金告诉记者们，他曾两次与特朗普见面，第一次是在1986年。丘尔金说，“他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4年5月2日，时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维塔利·丘尔金（Vitaly Churkin），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摄：Andrew Burton/Getty Images

爱泼斯坦在联合国里发展人脉，经常在自己的联排别墅里款待商人和外国官员。在2009年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爱泼斯坦提到了与“一个普京的人”的会面。大多数接受本报采访的人都表示，他们是因爱泼斯坦的财富或人脉与他会面。

文件中两人第一次会面安排的有关资讯表明，爱泼斯坦是作为挪威外交官泰耶·勒厄德·拉森(Terje Rød-Larsen)的朋友被介绍给丘尔金的，勒厄德·拉森则是爱泼斯坦联排别墅的常客。勒厄德·拉森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文件显示，2016年9月，爱泼斯坦约了与特朗普的另一位老熟人尼古拉斯·里比斯(Nicholas Ribis Sr.)见面。

里比斯曾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特朗普酒店赌场度假村(Trump Hotels & Casino Resorts)的首席执行官，后来与巴拉克的风投公司Colony Capital合作。2016年初，他被确认为支持特朗普竞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赞助者之一。

文件显示，从2011年到2017年，爱泼斯坦和里比斯安排了多次会面。里比斯的一位发言人说，里比斯与爱泼斯坦只是泛泛之交，并无业务关系。

矽谷关系

2016年7月，矽谷投资人、PayPal联合创始人蒂尔在特朗普获得提名的那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同年10月，爱泼斯坦邀请他与丘尔金共进午餐。爱泼斯坦的助理把这次会面打上了“重要午餐”的标签。

文件显示，2014年至2016年间，蒂尔在爱泼斯坦的联排别墅与他的会面安排超六次，其中一些会面的客人还包括伍迪·艾伦和在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期间担任白宫顾问的凯瑟琳·鲁姆勒(Kathryn Ruemmler)等。鲁姆勒表示，她与爱泼斯坦曾有职业上的往来，并对此感到后悔。

这些文件还揭示，多年来，一些爱泼斯坦的熟人曾给蒂尔发邮件，建议他与爱泼斯坦见面。2014年3月，同为亿万富翁和风险投资家的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一位民主党的主要捐款人，给蒂尔发邮件介绍爱泼斯坦，并安排在蒂尔旧金山的家中会面。

“见见发明衍生品的人之一——杰弗里·爱泼斯坦？”霍夫曼写道，他这里沿用了爱泼斯坦有时会提到的一个不正确说法。霍夫曼写道，爱泼斯坦是一个“大多数时候幽默，非常有趣的人，你可能会发现他有些怪，但在生物学、计算、宏观经济方面颇有头脑。”

霍夫曼说，他很后悔与爱泼斯坦的所有来往，他当时介绍他给别人是为了帮助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筹款。“爱泼斯坦暗示，他更有可能与其他科技领袖联手向麻省理工学院捐款，”霍夫曼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在介绍中，我使用了爱泼斯坦要求我使用的说法，包括他如何描

述自己。我相信麻省理工学院的审查，自己没有进行核实。”

麻省理工学院表示，接受爱泼斯坦的馈赠是一个错误，是“集体重大判断失误的结果”。



2023年2月27日，LinkedIn的联合创始人、风险投资家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在接受访问。摄：David Paul Morris/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当最近被问及这些电子邮件和其他文件时，蒂尔说，他早些时候没有理会建议他与爱泼斯坦会面的资讯，但在2014年同意与爱泼斯坦和霍夫曼会面。霍夫曼和蒂尔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就已相识。

蒂尔说，他不记得麻省理工学院在自己与爱泼斯坦和霍夫曼的交流中被提及过，而且鉴于他在2010年就创立了一个奖学金来支持学生不去上大学或退学（创业），认为他还会帮助一所大学筹款是一个“荒谬的想法”。

蒂尔表示，爱泼斯坦引诱他进一步交往的方式主要是向他介绍其他人。“他是一个疯狂的人际交往者，但在一对一的谈话中缺乏实质内容，”他说，“都是些烟雾弹。”

克林顿圈子

根据文件和竞选捐款记录，爱泼斯坦与民主党人会面和向他们捐款的次数多于跟共和党人。《华尔街日报》曾报导，他的日程安排包括会见几位曾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供职的人士。爱泼斯坦联排别墅的墙上挂著一幅画，画中的比尔·克林顿身穿一袭蓝色连衣裙，脚踏红色高跟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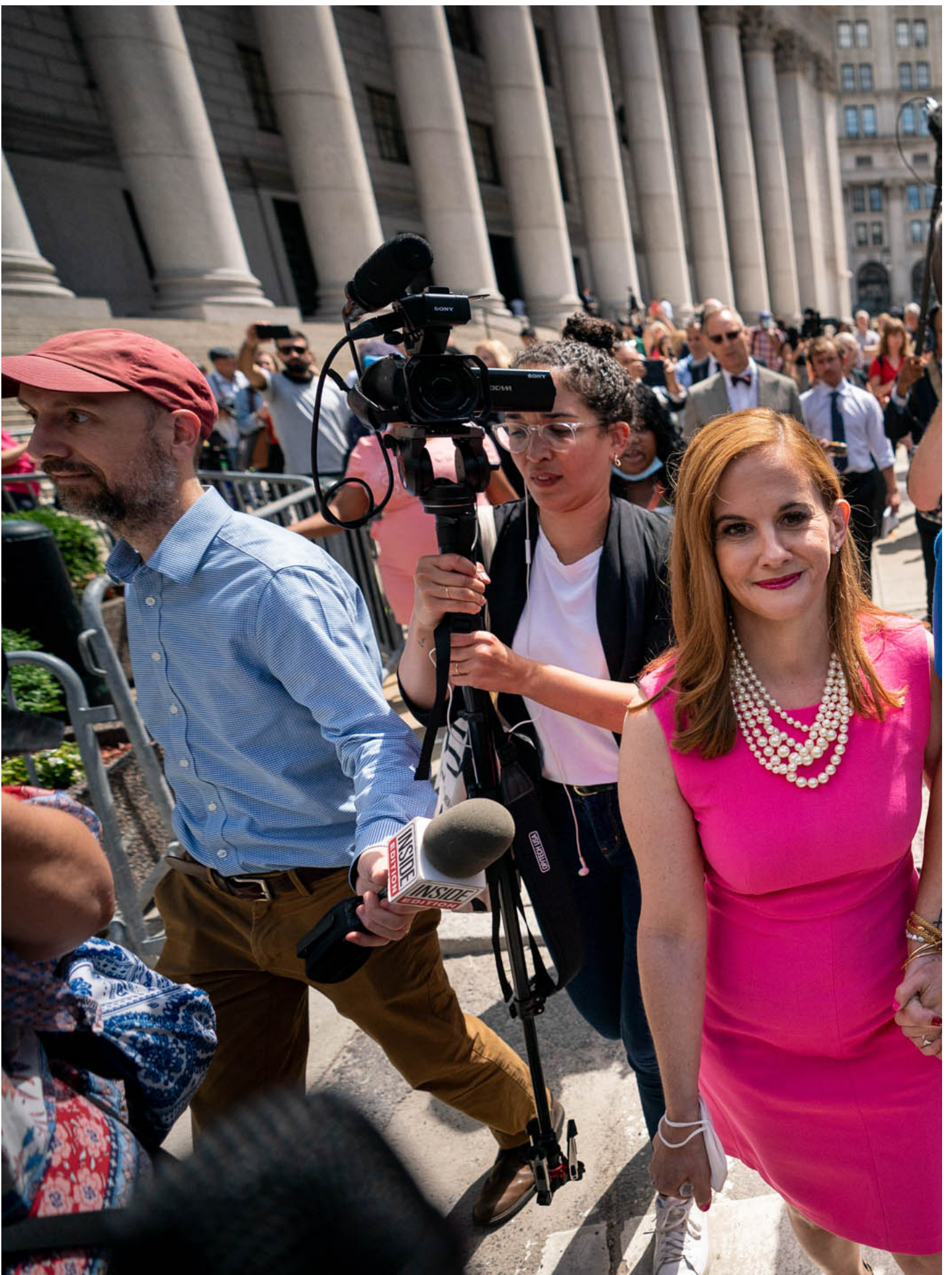
2019年，比尔·克林顿的发言人表示，这位前总统早在十多年前就与爱泼斯坦断绝了联系，对于爱泼斯坦被指控的罪行毫不知情。这位发言人说，比尔·克林顿曾四次乘坐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曾拜访过一次那栋联排别墅，每次都是和他的特勤小组一起去的，且都是为了有关克林顿基金会的工作。该发言人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公开记录显示，爱泼斯坦曾为希拉里·克林顿2000年竞选参议员捐款，税务记录显示他在2006年向克林顿家族的全球慈善基金会捐款2.5万美元。希拉里·克林顿的发言人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在被定罪后，爱泼斯坦仍与一些克林顿的前内阁成员保持联系，包括曾任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曾任能源部长的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他还会见了奥巴马政府的前克林顿班底，包括鲁姆勒和现任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简称CIA)局长的威廉·伯恩斯坦，见面时间差不多是在鲁姆勒和伯恩斯坦离开奥巴马政府时。

萨默斯曾表示，他很后悔在爱泼斯坦被定罪后与他接触。CIA的一位发言人说，当时在国务院工作的伯恩斯坦对爱泼斯坦知之甚少，只知道他被称为金融专家。

文件显示，爱泼斯坦计划在2016年9月与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理查森在联排别墅共进晚餐。这位前新墨西哥州州长说，他在2016年没有与爱泼斯坦会面，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日程表中。他说，他把爱泼斯坦2006年给他竞选州长的捐款捐给了慈善机构。



2022年6月28日，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侵案受害者，在纽约联邦法院外向记者发表讲话。摄：John Minchillo/AP/达志影像

2016年大选

2016年11月9日凌晨，特朗普被宣布赢得大选。爱泼斯坦告诉伙伴，他对特朗普的获胜感到高兴，吹嘘说他认识几位潜在的内阁成员。

在随后的几周里，爱泼斯坦计划与丘尔金以及丘尔金的儿子马克斯·丘尔金(Max Churkin)进行更多的会面，后者当时还是纽约一所商学院的学生。根据马克斯·丘尔金在领英(LinkedIn)上的个人资料，他后来在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之一——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工作。马克斯·丘尔金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官员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2017年1月，爱泼斯坦的助理向爱泼斯坦转发了一条来自马克斯·丘尔金的资讯，内容如下：“请你转告杰弗里，我已经回到纽约，随时听候他吩咐。”他们约定了两天后会面。

2017年1月10日，爱泼斯坦与维塔利·丘尔金进行了最后一次约定的会面。次月，这位外交官在其65岁生日前夜去世。纽约市消防局称，他们当时前去是响应有人心脏病发作的报告，但后来的尸检结果因死者的外交官身份而被保密。时任总统的特朗普经白宫发表声明，表示对这一消息感到悲痛，并称赞丘尔金是一位有成就的外交官。

丘尔金去世三天后，爱泼斯坦给蒂尔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如你所读，我的俄罗斯大使朋友去世了。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吧。”

英文原文：[How Jeffrey Epstein Tried to Tap Into Trump's Circle](#)

[#美国大选](#) [#华尔街日报](#) [#WSJ](#) [#端传媒尊享会员](#) [#特朗普](#) [#端 x 华尔街日报](#)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端傳媒八週年 | 另一個世界仍然有可能

訂閱端傳媒，期待改變的你，
與亟待突破的我們，共同撐起另一個世界。

8週年尊享會員 特別優惠 **20%OFF**

立即訂閱 →

端傳媒的下一程，需要你的守護。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支持我們走下去，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點擊了解更多[會員計畫](#)